

John Cage and the *I Ching*: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YANG Ping

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18, 2021

Accepted: November 8, 2021

Published: January 31,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YANG Ping. (2021). John Cage and the *I Ching*: A Cross-Cultural Approach.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4), 080-085, DOI: [10.53789/j.1653-0465.2021.0104.011](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1.0104.011)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1.0104.011>

Abstract: John Cage (1912-1992) is an American avant-garde composer whose original compositions and unorthodox ideas profoundly influence 20th-century music. He is the most renowned Western composer who has drawn on the *I Ching* as a major source of inspiration and a new way to compose chance music. His influence spreads outside America worldwide and extends across music and other artistic fields, presenting a classic example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s.

Keywords: John Cage; *I Ching*; cross-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s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YANG Ping is a professor at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is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約翰·凱奇與《易經》的淵源 ——一個跨文化傳播的視角

楊 平

浙江外國語學院英語語言文化學院

摘要: 約翰·凱奇是美國二十世紀先鋒派音樂的代表人物,其“偶然音樂”深受道學、禪宗尤其是《易經》的影響。凱奇不僅利用《易經》來創作音樂和指導生活,還利用它進行寫作和視覺藝術實踐。凱奇的音樂思想和創作理念不僅引領美國音樂的潮流,而且傳播到歐亞乃至整個世界,同時也對後來的一系列現代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凱奇的音樂觀念和生命哲學受到《易經》的影響之後,又反過來影響了許多其他音樂家和藝術家,包括中國的譚盾。這種“影響與反影響”、“作用與反作用”,也是跨文化交際和傳播學的經典案例。

關鍵詞: 約翰·凱奇;《易經》;跨文化傳播

引言

約翰·凱奇(John Cage, 1912–1992)是美國著名的作曲家、音樂理論家、作家、哲學家及行為藝術家,也是美國二十世紀先鋒派音樂的代表人物。1912年9月15日凱奇出生在洛杉磯,父親是一位發明家,母親是一名記者。1928年凱奇進入波摩納學院(Pomona College)就讀,兩年後輟學去歐洲旅行,到過巴黎、柏林、馬德里等城市。1931年凱奇返美後跟隨理查·布林(Richard Buhlig)、阿諾德·勳伯格(Arnold Schoenberg)、阿道爾夫·魏斯(Adolph Weiss)、亨利·考埃爾(Henry Cowell)等著名音樂家學習音樂。1935年凱奇結婚,但是這段婚姻僅僅維持了十年。在西雅圖的康尼什學校(Cornish School)教書期間(1938—1940),凱奇組建了打擊樂器合奏來演奏他的音樂。1941—1942年他在芝加哥設計學校(School of Design)教學,之後移居紐約。他也嘗試創作舞蹈音樂,並與男性舞蹈家默斯·坎甯安(Merce Cunningham)開始了長期的職業合作和浪漫的情感關係。凱奇的早期音樂是仿照他的老師勳伯格的十二音調法創作的,但是到1939年,他開始運用一些非傳統的作曲方式如“特別鋼琴”(在琴弦之間放上其他物體以產生打擊樂或者其他超凡的音響效果)。凱奇打破傳統西方音樂及其聲音概念的羈絆,嘗試用答錄機、電唱機、收音機來創作音樂。1943年他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主辦了打擊樂合奏音樂會,初步確立了其美國先鋒音樂領袖的地位。

約翰·凱奇是美國利用《易經》進行音樂創作的傑出的實踐者,追隨者遍佈全世界,擁有全球性影響力。凱奇大約在1936年接觸到《易經》,從40年代開始不時查閱理雅各的譯本。但是直到1950年——也就是衛禮賢的英語譯本面世之時——他才開始利用《易經》進行音樂創作,這種做法一直延續到他職業生涯的終結。^①盧·哈里森(Lou Harrison)在1971年的採訪中提到,大約在1943年他向凱奇介紹了理雅各的《易經》譯本,凱奇說自己已經在利用《易經》創作音樂了。^②凱奇不僅利用《易經》進行音樂創作,也參照《易經》進行寫作以及視覺藝術實踐,還將它用於日常生活中解決實際問題。在一部跨度40年的採訪錄裡,凱奇講述自己如何利用《易經》創作小提琴獨奏曲 *Freeman Etudes* 以及如何從《易經》字典裡面挑選詞語來寫作文本。^③在他的論文和演講集《無聲》(*Silence*)^④裡,凱奇敘述了自己如何創作 *Piano 21–56*(1955)的故事,其中便涉及到利用《易經》的偶然機制來確定每頁音符的數量。凱奇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我的作品:67–72》(*M: Writings '67-'72*)^⑤也多次涉及《易經》對其音樂創作的影響。

一、約翰·凱奇與《易經》的淵源

凱奇正式接觸《易經》,是通過一位名叫克利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的學生。這位學生把一個新近出版的《易經》英語譯本帶到了課堂。自此,《易經》成了凱奇的《聖經》,也成為他在創作時經常查閱的可靠嚮導。1950年後期或者1951年早期,沃爾夫給凱奇一部新近出版的衛禮賢——貝恩斯兩卷本英語譯本《易經》,該書是沃爾夫父親剛剛在泛神(Pantheon Books)出版的。40年代,凱奇在北卡羅來納的黑山學院聽到了日本人鈴木大拙關於佛教和禪學的講課,很快成為禪宗的追隨者,開始把禪學思想運用在作曲中,把音樂想像成“無目的的遊戲”。《易經》無意間給他打開了另一扇大門,向他展示了一幅無限寬廣和無比誘人的景觀。^⑥該書背面的64卦圖吸引了他,他覺得有可能利用該書創作音樂:“我馬上覺得《易經》卦圖比我目前所用的神奇方格(Magic Square)更加有效,所以我開始創作《變化的音樂》(*Music of Changes*)和《想像的風景第4號》(*Imaginary Landscape No. 4*)”。^⑦凱奇參照《易經》通過拋擲錢幣的方式來作曲,隨機創作音樂。他感到自己獲得了藝術的新生,就好像第一次作曲一樣。接受這種偶然音樂也使他超越了自己和好惡情感,拓寬了他的視野和境界。

1950 - 1951 年,凱奇完成了《預製鋼琴和室內管弦樂協奏曲》(*Concerto for Prepared Piano and Chamber Orchestra*),在這部作品裡,他嘗試使用《易經》卜卦方式進行作曲。他發現了《易經》八卦圖與他所作曲譜之間的關係,於是就利用《易經》的偶然操作來創作第三章和最後一章。David Revill 在凱奇傳記裡詳細介紹了這種創作過程,並且強調凱奇在偶然操作裡使用了移動線條。^⑧第三章不同于前兩章的地方在於其長時間的沉默,前兩章是要不停地在人的耳膜裡灌輸些什麼,而第三章卻是一片空白。1951 年,凱奇創作了首部真正意義上的偶然音樂作品《變化的音樂》,公開承認《易經》為創作之源泉,其曲名顯然來自《易經》。1975 年,凱奇為打擊樂獨奏譜曲《樹之子》(*Child of Tree*),其曲譜是以手寫的形式公開的,自己承認參考了《易經》:通過《易經》金錢卦的占卜方法,把總共八分鐘分成四個聲部。如果前 2 或 3 聲部加起來是 7 分鐘,那麼最後一個聲部就是 1 分鐘。^⑨

凱奇宣稱:“《易經》本是智慧之書,我通常向它提問:你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接下來再聆聽其回復。”^⑩他還曾說過自己會把《易經》當成一種行為準則,使其作品不受其記憶和好惡所影響。在他晚年時的 1988 年,他寫道:“我利用《易經》都是在我從事某項活動的時候,這項活動沒有功利性、娛樂性,也沒有區別好壞。也就是說,在我創作詩歌和音樂或者繪畫作品的時候。”^⑪凱奇不僅利用《易經》來產生隨機音樂,而且在其文章和詩歌裡引用它的智慧術語,在創作和生活中向它諮詢提問,在作品裡依靠它確定節奏和節拍。凱奇還利用《易經》來創作其視覺藝術作品,包括繪畫、水彩、蝕刻作品等。

二、“偶然音樂”與《易經》

從事約翰·凱奇研究的學者普遍認為,凱奇用來創造“偶然音樂”的主要工具就是《易經》,凱奇對《易經》的利用是在一定程度上真誠和徹底地效法該書的哲學。《易經》隨機性原則對凱奇音樂創作影響很大,他宣稱自己在作品裡使用《易經》正是一種偶然操作的機制:“為了如實地反映出靜音,我發明了一種複雜的作曲方法,該方法使用《易經》一樣的隨機方式,使我的責任由做出選擇變為提出問題……我的《易之音樂》由像《易經》那樣的隨機方式做成。”^⑫

“偶然音樂”(chance music)也叫“機遇音樂”、“概率音樂”、“不確定性音樂”,是在音樂創作或者演奏時加入不確定因素而形成的音樂,是“作曲家一定程度地故意對作品的創作或演出不加控制的音樂(aleatory music)”^⑬凱奇的偶然音樂作品主要是對演奏人員,演奏樂器,演奏方式等選擇上的隨機性。自從凱奇結識了《易經》,便與“不確定性”(indeterminism)結緣,認為所有的聲音都富有音樂性,聽眾們應該注意一切聲樂現象,而不僅僅是由作曲家選擇出來的音響成分。凱奇特別強調音樂創作的隨機性(randomness),要求去掉表演者的個人好惡情感。他尤其依賴拋擲錢幣等手法來選擇作品的各種因素,這種偶然性的創作靈感顯然來自《易經》。

凱奇首部偶然音樂作品是《變化的音樂》,這首鋼琴曲的樂譜的音高和時值是按照《易經》隨機性原則,運用投幣占卜的方式來決定的,完全是隨機性選擇。《變化中的音樂》也叫“圖表音樂”,凱奇設計的圖表有 64 個格子(圖式),根據《易經》“八八相重,成六十四卦”的方法,一格對應一卦,每格標出了不同的音高、音型、節奏等。創作時通過拋擲硬幣得到一個數字,一個卦,再根據數位的提示,按圖索驥找到相應的格子就可記下樂譜的聲音。^⑭另一首偶然音樂作品《想像的風景第 4 號》,用了 12 台收音機來代替傳統的樂器,雖然這些收音機是按照既定的樂譜來不斷改變電臺,但是因為信號接收的不確定性,音量的不斷變化,所得到的是不可預知的音響。

然而真正讓約翰·凱奇享譽世界的是他著名的“無聲”音樂《4 分 33 秒》(4'33") (1952),凱奇對作品的說明是可以使用“任何一件樂器和多件樂器”,樂譜上沒有任何音符,唯一標明的要求就是“Tacet”(休止,沉

默)。該作品在紐約首演,其演出過程是:演奏家走上台,在鋼琴前坐下,打開琴蓋,靜坐,過了33秒,關上琴蓋又迅速打開,靜坐,過了2分40秒,再次關上琴蓋又迅速打開,仍靜坐,再過了1分20秒之後,演奏家謝幕離去,演奏結束。演奏者不表演任何樂曲,觀眾的咳嗽、座椅的聲音、離場者的腳步聲,都構成了音樂的一個組成部分。1962推出的年又名4分33秒之二的《0分0秒》更是離經叛道,不僅音樂的意義取消了,而且作品的呈現方式也沒有固定的模式了。凱奇本人演奏的版本是在臺上把各種蔬菜切好榨汁,然後喝掉,整個過程動作發出的聲音由揚聲器播放出來。這樣《0分0秒》只是一個理念,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任何方式來演繹,進而實現他所謂的“生活即音樂,音樂即生活”。^⑤

凱奇宣稱:我認為無聲音樂《4分33秒》可能是我最好的作品,至少是我最愛的作品。它有三個樂章,所有的樂章裡面都沒有任何聲音。我想要我的作品裡去除所有個人的好惡,因為我覺得音樂應該去除作曲者的情感和思想。我希望引導他人感到其周圍環境的聲音也構成音樂,而這種音樂比他們在音樂廳裡所聽到的音樂更加有趣。他還強調:我利用偶然操作,而不是根據自己的好惡操作。我利用我的作品改變自己,認同偶然操作所言。如果要利用《易經》,就必須接受偶然操作,否則就沒有權利使用它。這是顯而易見的,也是我所做的。^⑥凱奇並不是要向世人展示音樂的方式可以多麼的怪異,而是想要通過這樣的方式,說明人們去認識生活,從而認識藝術。因為在他看來,生活就是藝術,藝術就是生活。

三、凱奇的《易經》音樂創作對其他藝術家的影響

凱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實驗音樂有著廣泛的影響。受其啟發,在美國、歐洲(尤其是德國)、亞洲(尤其是日本),一大批國際知名的藝術家、作曲家、設計師創造性地融合視覺藝術和音樂媒介。作為一位富於探索精神的作曲家,凱奇通過許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來表達了他的“偶然”和“不確定性”理念,同時也影響了許多東西方其他的音樂家和藝術家。

有多位作曲家從凱奇的《易經》作品中獲得了靈感。Udo Kasemets 是一位出生在愛沙尼亞的加拿大作曲家、指揮家、鋼琴家、風琴演奏家和作家,他像凱奇一樣在作曲中利用《易經》並且在曲名裡公開表明這一點,例如:*Portrait: Music of the Twelve Moons of the I Ching: The Sixth Moon* (for piano, 1969); *I Ching Jitterbug: 50 Hz Octet* (8 winds/bowed strings, 1984); *The Eight Houses of the I Ching* (for String quartet, 1990)。他的曲名裡還經常顯示凱奇等音樂家的名字。1984年, Kasemets 創作了 *4-D I Ching*, 發行了16盒磁帶,包括共計4096種形式的組合,這些組合來自《易經》64卦的所有可能的組合方式(64×64)。

James Tenney 是一位受到凱奇和《易經》影響的美國作曲家。*Sixty-Four Studies for Six Harps* (1985) 都與64卦緊密相連,在這部學術性很強、數學味很濃的作品裡,每一個部分的研究都是以64卦中的一卦為基礎。舞蹈家、編舞家默斯·坎甯安表演的一個特點是他經常利用《易經》來確定舞蹈音樂的模進(sequence)。同凱奇一樣,他也經常與其他領域裡的藝術家們合作。美國詩人和劇作家 Jackson Mac Low 利用《易經》創作詩歌和戲劇,他的首部戲劇 *The Marrying Maiden: A Play of Changes*, 劇名就來自衛禮賢《易經》譯本第54卦卦名《歸妹》的翻譯,凱奇與他一起利用《易經》作曲並且塑造人物和對話。

1988年2月,Real Music 唱片公司出版了德國作曲家 Frank Steiner, Jr. 吸收《易經》理論創作的音樂作品《易經交響曲》(*I Ching Symphony*)。這張專輯由八個樂章組成,其命名直接取自《易經》中的八卦。1995年,臺灣作曲家鐘耀光根據易經64卦的卦象、卦形與順序自創作曲系統《周易樂法》(《易經作曲系統》)(*I-Ching Compositional System, ICCS*),為結合中國陰陽哲學觀與西洋音集理論及線性延伸理論提供了極富創意的方向。此後,他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管弦樂曲《紅屋簷下》與絃樂四重奏《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都是運用《易經作曲系統》來創作的。2001年,意大利作曲家多美尼康尼(Domeniconi)創作的吉他曲

《易經(題獻給楊雪霏)》(*I-Ching written for Yang*)也是以《易經》卜卦方式作為作品創作的中心思想,描寫變化和迴圈才是永恆之道,並從中解釋世事萬物。該作品共有 64 個樂章,正好和《易經》中的 64 卦相吻合。^①

中國著名作曲家譚盾在音樂觀念、音樂美學等諸多層面深受凱奇的影響。譚盾對凱奇推崇備至,認為凱奇是對她影響最大的兩位作曲家之一(另一位是肖斯塔科維奇)。凱奇不僅是譚盾的“精神導師”,還是譚盾的摯友。凱奇參加過譚盾的音樂會,也為譚盾的交響樂專輯的出版寫了前言,他們曾就音樂的理念和《易經》的淵源等有過深入的探討。凱奇表示:我一直想去中國走走。我非常喜歡老子和莊子,《易經》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很想去易經的故鄉看看,作為一個學生去。^② 1992 年凱奇去世以後,譚盾為紀念他特意創作了鋼琴獨奏曲《C-A-G-E》(1993)和亞洲器樂曲《C-A-G-E》(*I-IV*),並著文《無聲的震撼》在《人民音樂》上發表。譚盾接受了凱奇“整體聲音”觀念(即“一切聲音都是音樂”的觀念),形成了他的“全方位的聲音結構”(“全聲音”和“無聲音樂”的觀念),並且將這種觀念應用於他的音樂創作之中,如大量的樂隊非常規演奏的怪異音響,喊叫聲、噓聲、拍打樂器的雜訊,集體翻譜聲(“紙樂”)、攪水聲(“水樂”)等等都成了他的作品中的音源。這些觀念和手法集中地反映在他的《樂隊劇場 II:Re》之中。受到凱奇“機遇音樂”的啟發,譚盾創造了“有機音樂”,用自然的聲音,水的聲音、紙的聲音、石頭的聲音等創作了一系列交響協奏曲,以體現環境保護和中國人希望得到的天人合一的意境。^③這種創作模式自然會遭到強烈的批評,但是也獲得了不少的讚譽。凱奇也對譚盾的音樂創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並從東西方溝通交流的角度強調其重要性:“在歐洲或西方音樂中,很少聽到音樂作為一種自然之聲的存在。因此,在我們的音樂中能聽到人類在與自己對話。明顯存在于譚盾音樂中的是那些我們置身其中而又久所未聞的自然之聲。在東西方將連成一體,成為我們共同家園的今天,譚盾的音樂正是我們所必需的。”^④

結語

《易經》不僅是中國古代最為重要的文化典籍,而且還對西方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自 17 世紀以來,《易經》不斷地被翻譯和傳播到西方,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評價。《易經》對西方的影響不僅發生在哲學、文學、史學、科學等領域,而且還體現在音樂、藝術等範疇。約翰·凱奇是 20 世紀西方先鋒派音樂的代表人物,深受東方禪宗、道學尤其是中國經典《易經》影響,他利用《易經》進行音樂創作和寫作,也將它用於對自己生活的指導,從而開創了一種獨特的音樂道路和生命哲學。他的作品和創作思想給世界音樂界帶來了重大變革,引發了眾多現代藝術流派。凱奇的影響延伸至很多方向,不僅關乎音樂實踐和作曲理論,而且涉及後現代舞蹈、詩歌、表演藝術,甚至哲學。凱奇對東方哲學尤其是《易經》隨機概念的利用明顯受到西方思想的過濾,但是以《易經》為代表的東方智慧對他音樂創作的影響直接且深遠。凱奇的音樂觀念和生命哲學受到《易經》的影響之後,不僅形成了西方全新的現代藝術流派,而且又反過來影響了許多東西方國家和地區的音樂家和藝術家,包括中國的譚盾,引發了一系列的音樂創新和藝術變革。這種“影響與反影響”、“作用與反作用”,也是跨文化交際和傳播學的經典案例。

注釋

① Smith, R. (2012). *The I Ching: a biograph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③ Revill, D. (1992). *The roaring silence: John Cage - a life*. New York: Arcade.

③⑦⑩⑬ Kostelanetz, R. (2003). *Conversing with Cage*. New York: Routledge.

④ Cage, J. (1961). *Silence: lectures and writings*.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⑤ Cage, J. (1973). *M: Writings '67-'72*.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 ⑥ Silverman, K. (2010). *Begin again: a biography of John C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⑨ Shultis, C. (2014).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interpreting child of tree. *Contemporary Music Review*, 33, 570-579.
- ⑪ Cage, J. (1988). Tokyo lectures and three mesostics. *Perspectives of New Music*, 1, 6-25.
- ⑫ 約翰·凱奇著,陸興華(譯):《音樂的未來》,《音樂愛好者》2002年第2期,頁45-48。
- ⑬ 於潤洋:《西方音樂通史》,上海音樂出版社2003年版,頁389。
- ⑭⑮ 王薪舒:《約翰·凱奇偶然音樂創作中的“中國因素”》,《音樂時空》2014年第23期,頁63-63。
- ⑰ 王秀萍:《論〈易經〉對當代作曲家音樂創作的影響》,《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9年第4期,頁92-95。
- ⑱ 譚盾:《無聲的震撼》,《人民音樂》1992年第11期,頁32-35。
- ⑲ 卞祖善:《向譚盾及其鼓吹者挑戰——關於音樂觀念與音樂評論的爭論》,《人民音樂》2002年第3期,頁26-28。
- ⑳ 王悅陽:《譚盾:我是貝多芬轉世》,《新民週刊》2014年第1期,頁40-41。

(Editor: Joe Zhang)